

台灣對歐洲全民外交新策略

張維邦*

導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政治經濟關係領域有了重大的變化。區域合作急劇的發展，已從經濟整合發展到政治整合的層次。「整合」是從英文 Integration，或是法文 Intégration 翻譯過來的，日文則譯為「統合」，中文也有人跟著引用此一現成的譯文。「統合」頗有強國由上壓成大一統的靜態意涵，而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國際政治經濟的整合剛好相反，是一動態調整的過程、是國與國間為了促進經濟繁榮，自願地跟他國協商、訂定條約或各國協調，在關稅、貿易或是匯率等政策上達成協議，消除各種貿易保護政策的阻礙條款，甚至進一步在通貨政策上達成共識，進而促成單一貨幣的整合，如 1999 年歐元的誕生。

專研國際政治經濟整合甚深的 Bela Balassa 教授，在 1950 年代陸續發表有關經濟整合的論著，1961 年出版《經濟整合理論》一書¹。該書開宗明義地將經濟整合定義為一個過程（a process），也是一種情勢狀況（a state of affairs）。經濟整合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觀念，消除國與國之間的任何歧異（discrimination）。經濟整合也是一個靜態的概念，意謂國與國之間已經不存在各式各樣的歧異（absence of different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國與國間的經濟整合也可以先從各個經濟部門的協調進行，事實上，歐洲共同市場之所以成立，就是先有煤鋼共同體的豐碩成果。歐洲原子能共同

* 本文作者為歐洲聯盟研究協會理事長、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專任教授。

¹ Balassa, Bela. 196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體，也是屬於部門經濟整合。因此，經濟整合的過程，指的就是從部分整合到最高層次的整體整合（complete integration）。所以，經濟部門的整合（sectional integration）也可以稱為部分整合（partial integration）。

資本流通無遠弗屆與科技突破疆界的進展，是加速國際經濟整合的兩大主要因素。當然，戰爭頻仍造成強大的殺傷破壞力及戰費軍備的高昂成本，終於迫使政治人物不得不尋求世界和平。因此，和平的追求及憧憬，無疑的，也是國際政治經濟整合的原動力之一。戰後歐洲經濟整合的動機，就是要解決數世紀以來法、德兩國的宿敵關係，而經濟整合就是和平的最佳保證。

在東西兩大陣營冷戰對峙的結構下，各自發展區域性的防禦合作組織。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在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貿易組織 WTO）等架構下，以美國為首的經濟先進國，在國際貿易及投資上起了帶頭作用。戰後西歐經濟的重整，是因為馬歇爾計畫的援助歐洲，促成了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的成立。法、德、義、荷、比、盧等西歐六國從 1952 年的歐洲煤鋼共同體發展到 1958 年的歐洲經濟共同體，經過短短幾十年的孕育終於形成了歐洲單一市場，進而觸發財稅及貨幣整合。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各會員國儘管在 1992 及 1993 年遭遇到貨幣投機風暴的困擾與挫折，可是歐洲聯盟遲早會在歐洲單一貨幣的誕生後，漸次邁向歐洲合眾國。歐洲聯盟可說是區域經濟整合的絕佳例子。其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華沙公約組織、比荷盧關稅聯盟、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WTO）、歐洲自由貿易協定（EFTA）、北美洲自由貿易區（NAFTA）、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東南亞國協（ASEAN）等等，也是各種形式、各種不同程度的政治經濟區域整合。從國與國的雙邊合作到現在眾多國家的多邊協調合作，包涵層次也不僅僅限制於政治經濟層面，舉凡大眾媒體、文化、教育、科技、藝術、文學的合作也漸次提昇。

台灣在國際經濟整合中，雖然無法像先進工業金融國家扮演重要的國際

經濟整合角色，然而，在為數眾多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裡，台灣在工業發展、貿易振興及今後在金融網路上所能發揮的角色，無可否認的，將愈來愈被看好，責任也會愈吃重。事實上，台灣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經驗已經有三、四十年，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經濟會更加速地納入世界資本主義軌道中。

從歐洲聯盟的整合趨勢來探討、思考我國新總統的全民新政府對於全方位新外交政策的制定，毋寧是一樁有意義的腦力激盪活動。希望藉此議題能夠引起諸位的關切，甚至起而發揮團隊的精神，為我國的外交尋找蓬勃的發展生機。

在唯國家利益至上、強權支配下的現實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中，我國外交空間的突破性發展陷入瓶頸，遇到了空前的阻力。此一困境固然是中共的軍事威脅造成，其實更確切地說，主要還是肇因於國內歷史遺留下來的特殊政治生態，也就是，國家認同的危機與國際社會不承認「中華民國」體制，使得我國的國際發展空間動彈不得。儘管政府數年來已改採務實外交的策略做為因應，可是因為受制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法統，官方外交工作不僅倍感艱辛，其成效更是微乎其微。國際社會，特別是列強，僅承認北京為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可是依舊拒絕北京的說詞，不接受中國所認定的「台灣是中國一省」的意圖。

要突破外交瓶頸，最有效的辦法當然是在國際社會上一再強調台灣絕對不隸屬於北京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也沒有統治過台灣，台灣在經濟發展上有傲人的成就，而今在政治民主化、自由化也有某種程度的政績。既然目前我國官方仍無法突破自我的設限（與北京爭法統），學術、企業、社會民間組織或團體則無此包袱，大可透過學術、經濟、文化、社會管道，與歐洲各國之民間友好人士進行廣泛的交流，爭取更緊密且直接的聯繫與合作機

會，冀望在官方（涉外的政府機構如外交部、經濟部、教育部）²的正常管道之外，另闢與歐洲諸國彼此可以相互對等及對話的舞台，以促進雙方的瞭解。更重要的是，藉由我國與歐洲國家之學術、經貿、企業、社會（弱小族群、女性、勞動）、文化（文學、藝術創造）等人民團體的全面且持續交流的接觸，推廣我經濟全球化與政治活力的進步形象，讓自主性甚高的歐洲民間社會了解到，現代化的台灣人民為什麼受制於歐洲官方對台灣外交政策的乖戾，僅考慮到現實國際政治（Realpolitik）的大國政治利益，犧牲台灣加入國際社會的基本權益與訴求。只要持續不斷地積極發展歐洲人民與台灣人民的廣泛交流，相信歐洲進步的民間社會會在輿論上支援台灣的外交努力，進而影響歐洲諸國重新制定對台灣的外交政策。在短期內可以爭取歐洲各國的國會議員及學術、文化和社會團體的支援，同時爭取歐洲議會對我國在國際外交舞台上予以道義及實質上的支持。

對歐洲進行有實質意義的外交工作，當然會面對許多在短暫時期無法突破的困境。以目前國際政治體系而言，儘管事實上（de facto）台灣是個不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獨立國家，但是由於主導世界政治經濟的強國，在法理上（de jure）仍不承認台灣為一獨立自主的國家。因此，我國駐在歐洲的使節人員便無從發揮應有的外交實力。

台灣人民在 3 月 18 日完成了政黨輪替的使命，讓歐洲政壇刮目相看，媒體也相當正面地給予台灣民主化運動高度的評價。雖然李登輝在四年前贏得第一次的民選總統職位，但是一般而言，歐洲政界與知識分子對於李登輝所領導的政府，並沒有特殊的觀感，依然認為李登輝揮不掉國民黨威權獨裁

² 就算目前國內政治生態上無法解決長期的憲政問題，但在國際舞台上，特別要與進步的歐洲諸國進行長期的外交工作，切忌不可自我亂腳步，引起無謂的困擾，因此一律統一使用世人已經習慣的名稱台灣，在歐洲除了 Taiwan 與 Taiwan 外，也可交叉使用 Formosa 與 Formose。基本上，稍有教養的歐洲人都曉得如何區隔 Formosa 與 China 的不同。使用 ROC 的話，無法推展我國對歐洲的全方位交流關係。

體制的包袱。然而，這次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為真正具有民意基礎的總統，歐洲各國面臨的難題是：在承認北京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之餘，現在已無法迴避重新考量承認台灣為一獨立國家的事實。當然在現實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下，歐洲短期內還不會對台灣做實質外交政策上的改變³。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從現實面考量，做較為長期的外交扎根工作，成了新政府的要務。

本論說不準備針對陳水扁總統競選時，所公佈的外交政策白皮書中關於台灣的對歐外交政策做進一步的討論，而是僅就可立即具體發揮對歐洲全方位進行交流的五個方案提出供台灣新政府團隊決策者參考。

這五個方案環環相扣，既涉及國內部分，亦涉及歐洲部分，而且對象涵蓋政府、學術界、企業界及民間團體，可真正落實全民外交。其最主要的目的，終究還是著重在人才的培育，透過人才的培育，為台、歐雙方的交流，做深化與廣化的紮根工作。

壹、台灣廣場（Taiwan Plaza）計畫

本計畫實施對象為歐洲各國。歐洲各國的外交政策固然是由各國執政黨所制定，然而歐洲聯盟諸會員國的外交、軍事暨安全等重大政策的釐訂，愈來愈有走向協調的趨向，所幸這些民主的歐洲先進國家對民意的反應都相當敏感，因此，台灣新政府應該積極趁機向歐洲人民，特別是輿論、學術及工商界進行宣揚台灣經濟、貿易、科技產品等實力、新生的民主活力以及台灣

³ 事實上，美國、日本及歐洲聯盟諸國對中國的基本態度是：積極設法將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給於高幹子弟獎學金，除了各國給予高額貸款外，也透過國際信貸機構給予優惠，開放歐美市場，爭奪中國的基礎建設 mega projects 等等），然而，卻也擔心中國僵硬的獨裁政治體制無法罩得住已接受國際經貿體系挑戰的中國經濟（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因此非常有耐心地扶持江、朱體制，盼望中國能夠和平內化成為親西方的國家。萬一中國經濟漸次開放，特別是因為與全球經貿關係來往得廣泛運用網路資訊，衝破北京的神話禁忌，將迫使僵硬的獨裁政治體制更加反動更加要鎮壓人民經商的自由意願。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當然會觸發成動盪不安的局勢，這對東亞世局非常不利。這就是為什麼歐美日等國那麼戰戰兢兢地留意中國的經貿政治的變化無常的道理。

現代化新面貌的成就。而最有成效又不必花費冤枉錢做金錢外交的是，在歐洲各大都會建立 Taiwan Plaza。將 Taiwan Plaza 用醒目的巨型文字，標誌在嶄新的高樓大廈上，引起巴黎、倫敦、柏林等城市的市民或是世界各國觀光客的矚目，吸引他們參與 Taiwan Plaza 高樓大廈（十樓以上）的經貿、文化活動。在 Plaza 內展示一百五十年來台灣現代化的過程，讓人耳目一新！

利用 Taiwan Plaza 的優勢機會，更應該有系統地讓歐洲各大學或是工商管理學院的學生及學者，多了解台灣的中小企業成就。如此也可讓國內的中小企業到歐洲國家擴大商機又可與之進行民間的實質交流。

本計畫的預算來源由外交部與經濟部、教育部、文化部門等政府機構協調合作編列，配合民間的金融機構在歐洲各國的主要大都會，購置或是租借高樓大廈，廣設 Taiwan Plaza，然後再以稍低的租金承租給我國的中小企業，等這些企業站穩了腳步，無資金的壓力後，才逐步取消租金的津貼。官設的金融銀行機構當然優先派往。各種語言、商務秘書人才不僅容易集中，可提供多功能的服務，也容易招徠駐在國的會計師、律師與諮詢公司進駐此一廣場。政府也可以提供我國的學術或是文化藝術團體必要的空間，以便與這些國家人民進行廣泛的交流。

Taiwan Plaza 的一至五樓可展示台灣的高科技產品及提供做為中小企業各公司行號的辦公室，六樓至十樓提供給學術界、文化界等進行歐洲與台灣的實質交流。

這種全民實質外交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可惜迄今我國外交一直侷限在低層次作業上，如果能撥出一小部份的預算（多元化公開運作，以昭信實）給能提出有前瞻性交流計畫的民間團體，相信這種有衝勁的交流關係，對打開我國的實質外交空間絕對有百利，而無後遺症。透過這種實質的交流，漸次地會影響歐洲各國對台灣的外交政策，碰上中國顛覆的武力威脅台灣時，歐洲人民護台的民氣一定高漲，進而會迫使各國政府對進步的台灣與反動的中

國做個明確的表態。

貳、在台北創立「歐洲之家」(The House of Europe)

既然在歐洲成立台灣廣場，以尋求歐洲人瞭解台灣有其重要性，在台北設立「歐洲之家」，使國人瞭解歐洲，亦屬必要之舉，否則只是單向瞭解，無法達到雙向交流的目的。

傳統的思惟都以為外交場域是在境外，其實，能最快速提升我國的進步形象以及廣泛地能與歐洲人士交流的莫過於掌握契機，也就是，提供一個可以讓駐留在台灣的一、兩萬歐洲各國的僑商文化人士與台灣人民一個交往的場所。成立將近二十一個月的歐洲聯盟研究協會 EUSA-Taiwan (European Union Study Association)⁴一直積極設法克服此困難，希望在極短期內能夠在台北創建一棟六樓的「歐洲之家」(The House of Europe / La Maison de l'Europe) 大型建築物，以利歐洲與台灣人民的全方位交流。有了此一新地標，世界各國來台灣留學或是做短期研究的學者一定會自動來「報到」。透過此種文化與學術的頻繁交流，不難提升國人認識歐洲的視野，並且讓歐洲人也能更加體會了解台灣人追求現代化、民主化的決心。

「歐洲之家」第一樓可以提供場所給歐洲文化機構，第二樓廣設電腦網路設施、訂購歐洲語文的報章雜誌及有關台灣的外文圖書，讓歐洲留學生、學者有個可以透過網路吸取歐洲的資訊，同時也可以與台灣年輕人交流的場地。第三樓設置幾間研究室（供短期來台研究的學者）以及演講廳，經常舉辦歐洲文化及台灣現代化的學術活動。第四樓歐洲文藝展覽廳，供歐洲及台灣文藝人士（藝術創作）交流之用。第五樓可租給給歐洲或是台灣專業的諮詢機構，提供台灣中小企業有意進軍歐洲市場的服務。第六樓設立歐洲廣播

⁴ 布盧塞爾(Bruxelles)歐洲聯盟總部「世界歐洲共同體研究協會」ECSA-World(European Community Studies Association) 正式承認台灣的「歐洲聯盟研究協會」為其第三十九個會員國。

電台，提供有關歐洲文化經貿資訊給無法經常利用「歐洲之家」的全國人民。

相信「歐洲之家」的設立，可以發揮傳統外交無法達到的功能。

參、每年徵選五百名優秀青年赴歐做長期培育訓練以替代兩年或三年的服役

國防部已經立法通過替代兵役法，開始實施像高級科技人才或是醫師到邊緣地區服務，甚至是駐校警衛的替代役，算是一大德政。

為了加速歐洲語言與專門人才之培育，每年可遴選五百名優秀青年到歐洲各國做實地的考察與學習，甚至協助目前我國駐歐洲各國代表處的人才荒。這一策略的體制化，可以帶動全國各大學在學生學習歐洲語文文化與政治經濟的熱潮，為爭取赴歐做長期的準備⁵。

歐洲專業人才的培育：專業人才的培育極為迫切，而不是只針對語言的訓練而已。目前我國駐歐洲的外交人才通曉歐洲主要國家語言（法、德、義大利、西班牙）的人並不多（大多數是透過英文與歐洲人交往溝通），遑論其他像瑞典、芬蘭、挪威、荷蘭、丹麥、冰島、葡萄牙、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馬其頓等等小國的語言。除了語言，更要精通各駐在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以及政治、經濟、藝術的成就（另參見下文第四點創設國際事務高級研究學院）。

人才徵選辦法：公正、公開作業的徵選方式。

資金來源：挪出國防部，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青年輔導會的少部份預算，改組青年救國團，將釋放出來的預算，成立一個基金會，由民間獨立運作。

也可考慮配合此一替代役的運作，成立類似法國與德國於 1960 年代由戴高樂總統（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與當時西德總理艾德諾（Konrad

⁵ 任何科系的學生都可以報考，對有意選擇赴瑞典、挪威、荷蘭、丹麥、葡萄牙及東歐諸國學習的給予優惠的條件。

Adenauer, 1876-1967) 所創立的法德青年局 (Office franco-allemand pour la jeunesse), 設置台灣與歐洲青年交流協會。除了替代役的年輕人赴歐洲培訓外, 每年也可邀請數十名或數百名具有潛力、領導力的歐洲青年來台做短期的實地考察訪問, 進而將之制度化, 讓台、歐青年能推動廣泛的經濟、社會、文化合作計畫。持之以恆, 歐陸青年在緊要時刻會為台灣的永續發展仗義執言, 發揮輿論制衡的功能, 使得中國無從在歐陸打壓我國的外交空間, 一旦我國的外交空間持續擴大, 那麼受國際社會接受的日子遲早會來臨, 台灣永續發展也愈有保障。

肆、創建嶄新的以全球視野為主軸的國際事務高級研究學院 (Taipei School for Global Social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台灣應積極培育對世界具有高瞻遠矚及有實踐力、有魄力、有領導能力的新一代青年領袖。所謂的高瞻遠矚, 並不是指僅擁有國際事務的學識而已, 而是能具體地掌握住貫穿從十五、六世紀資本主義世界形成過程以來(特別是扮演過或是還繼續扮演重要角色的幾個先進個國家及今日的東亞), 在政治、經濟、金融貨幣、社會、文藝思想、科技等層次的主體演進及長期變遷的脈絡後, 所激盪孕育出來的民主、自由、平等、公義等理念, 並且能堅持人類最高理想的追求, 維護放諸四海皆適用的基本原則。總而言之, 就是冀望在五年、十年內培養台灣新一代的具有國際視野的領導人才, 能與先進國家握有實權或是在各先進國家有發言權的在野菁英對話, 進而發揮影響力, 不僅能維護台灣的基本權益, 甚至使台灣能在將來國際經濟舞臺上扮演主要的角色。

在千禧之年來臨之際, 資訊快速傳遞, 交通日益發達, 如果掌握不住四、五百年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主流演進本質的話, 將失去與明日有潛力的世界優異菁英交流的機會。無寬宏的世界視野與學問根基, 絕對無法與一流人物

進行對話。但有了國際視野也得有對話交流的論壇空間。因此，如何協助台灣新一代年青人與世界各國有潛力的年青菁英進行接觸，將是新學院另一創新的特質。

總而言之，建立具有前瞻性的教育體系；培育具有國際視野的新一代領導人才；創造一個資源豐富的論壇空間，讓新一代領導人才與世界優異人士做廣泛的交流。近代科技的迅速發展，使整個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的空間縮小，能夠靈活地適應國際政、經快速變化的局勢，才能開展台灣永恆的生機。台灣未來的政治、經濟暨社會文化發展，須要有寬廣國際視野的人才來激盪，來策劃具體可行的方案。

構思中的國際事務高等研究學院與傳統的高等教育院校不同的是，人才培養的對象及重心：國際視野的培育；領導人才的訓練；大格局情操的孕育；現代科技的吸收及運用；師資以人文社會科學、科技管理經營為主；研究生以在學研究生、碩士畢業生、企業與公務員為對像（特別是外交人員），甚至可招收歐洲來台之留學生，讓他們進行語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交流，瞭解彼此的想法，也可建立友誼，將來這些歐洲來台之留學生返國之後，無論是進入政府單位、學術界、傳播界或民間企業，都可以做為為台仗義執言的推手。而且可培養我國外交官的國際視野，也可為民間企業培養人才。

課程進行方式可由數位指導教授針對研究生的個別潛能及興趣、性向做全面性的輔導。研究生與教授的討論會時間具有相當彈性，可在平日、夜晚或是週末進行，讓研究生能充分的發揮研究的潛力。

研究生在完成所規定的課程外，應就對台灣將來發展有關議題做深入的研究。如議題涉及國際事務可聘請國際一流專家指導該研究生的論文，讓研究生有機會向該專家更深入的請益。

研究成果一有進展，該研究生赴國際專家的國家做短期（數星期）的實

地觀察研究，透過國際專家的安排，認識更多的國際名流學者。回國後整理出研究成果，定期做三場公開演講，並聘請幾位校外學者專家做評鑑委員，如通過則授與畢業文憑(當然也可與外國學校研究機構合作共同授與碩士後研究學位)。

伍、歐台學術合作研究計畫：台灣新形象的建構

以一最具體的個案研究為例，來推動民間可行的長期外交策略，借這個機會，呼籲我國民間團體，特別是在中央各部會甚至是各地方政府發揮外交潛力，進行長遠的突破外交困境的計畫。「提升歐洲人對我國的形象」的研究計畫目標，係期望在短期內能以學術團體或研究機構等民間交流方式，透過彼此的瞭解與更進一步的認識，將我國當前因外交困境所衍生出的任何不利於我國權益維護的損失減到最低點。換句話說，本計畫之研究在短期內，即可扮演輔助我拓展外交空間的部份角色，不失為我外交單位在正常管道之外另一種獲取突破外交困境的方式。此外，本研究計畫的長期目標，則著眼於藉由我國進步形象的提升與推廣，使我國能夠成為一個廣受各國官方予以正式外交承認的現代化國家。

每年由人民團體與學術機構組成委員會公開招募，邀請國內對歐事務嫻熟的學者(不限定學術單位)提出研究計畫，到這些國家進行長期的研究工作，徹底瞭解這些國家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每國至少五位，如此十年下來即可培育至少五、六百位學有專精歐陸各國事務的人才。同樣的，每年也邀請十位該國的年輕學者(講師或副教授級)，優先對象以科技人才、人文社會學者(研究漢學或是國際關係的不必列在優先內，因為這種學者對台灣一般都有成見，或習慣於唯大國是瞻的 *realpolitik* 思考)，當然，更要與我國派駐該國研究的學者有緊密關係為第一優先，邀請他們來台進行短期的訪問，發展更進一步的實質交流關係。透過雙方的實質交流，十年、二十

年後歐陸各國對台灣的處境一定更同情，尤其是北京無理打壓我國時，他們一定會發揮輿論的作用，向他們政府施壓，進而維護我國的權益。

此一計畫的附加目標，即為國家或各行各業的長期發展培育具備國際視野與行動力的領導人才。由於計畫的研究過程中，側重我國與歐洲國家彼此間的相互交流，因此遴選年齡介於二、三十歲之社會人士並具有潛力的年輕一代參與研究，將可提供他們一個與世界先進國家青年相互觀摩與學習的機制，亦是宣傳我民主化發展與提升我進步形象的絕佳機會，不可忽視的是，經過長期的培訓，參與研究計畫的年輕一代，藉由此交流管道將因此更擴大其國際視野，更能掌握世界脈動與洞悉未來之發展趨勢，預期在五至十年後，他們除將對國家產生正面的印象外，亦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發揮益於國家發展的影響力與行動力。因此整體而言，此研究計畫的實施，絕對是國家之福，全民之福。目前歐洲聯盟共有十五個會員國，計有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英國、愛爾蘭、丹麥、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芬蘭、瑞典等國，除此之外，中立國瑞士與東歐國家（如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亦不會忽視。

為提升歐洲人對我國的正面形象而能更具體地轉化為以行動支持我外交空間的突破發展，將本計畫訂為為期六年的研究工作（第一年的研究對象為法國，第二年為德國，第三年為荷比盧等國，第四年為北歐斯堪地那亞半島國家，第五年為奧瑞義等中南歐國家，第六年為東歐國家）。換句話說，應將我國與歐洲國家民間團體的交流予以制度化，則效果才能顯現。鑑於在台之研究管道不足，所以計畫之研究分成兩部份同時進行，一為在本國從事研究的部份，一為赴歐接洽合作事宜的部份。在本國部份，每年遴聘研究助理數名，專門從事相關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的研究工作，以利掌握當前歐洲人對我國的形象，作為研究如何提升我國進步形象的主要參考依據；另赴歐部份，每年聘雇本國籍教授或研究員負責與在歐洲國家的學界或是社會人士面

對面接觸，以互訪的方式，更進一步商討彼此間可能的交流形式，並定出具體的、長期性的對話管道與機制，俾利我外交困境的突破早日達成。

結語

台灣賴以生存發展的三大法寶是經濟實力、國防與外交，雖然我國的企業在國際競爭上具有相當的活力籌碼，但如果無強盛的國家做後盾（科技的提升及國與國間的經濟外交談判），是否能永遠地維持實力，則有待考驗。國防只能以預算解決部份的問題而已（因軍售操在先進高科技國之手），心防卻因國家定位的迷糊而鬆懈，只有等待中國的軍事威脅才能發揮心防應有的功能。

至於外交，讓人抱憾的是我國的外交部依然受「一個中國」框框的制約，無從突破。為了台灣的永續發展，絕對不可掉入「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的陷阱，而應以「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釐訂長期的外交策略。然而數十年來，台灣在國民黨主政時期都以現實出發，以所謂的安定國內政局為優先考量而採取「不獨不統（或亦獨亦統的雙手法？）」、「維持現狀（以求偏安？）」、「務實外交、彈性外交（自我萎縮？）」的政策面對中共全盤封殺我國外交空間的攻勢。

陳水扁總統領導下的新政府如何營造新的外交策略空間？十幾年來，我國朝野、媒體的思惟方式與意識型態一直脫離不了「海峽兩岸觀」，好像台灣要生存與永續發展，除了這一思考模式外，已無其他良策妙方。事實上，台灣應該以更寬闊的「世界觀」、「國際觀」來檢驗「海峽兩岸觀」的侷限性（以大吃小，不對等的談判）。

「世界觀」建基於人類追尋更高的理想境界，從奴隸封建體制到民主參議體制；從束縛到解放，從奴役到自由、平等、人權的維護等等不一而足。用這一「世界觀」外交利器向國際社會訴求並宣揚台灣的成就，國際社會（尤

其是先進國家的一般人民大眾)不會冷漠不應的。在各國人民有了充分理解台灣的進步與中國的落後後,於台灣遭受中國封殺外交空間或是中國顛覆武力威脅台灣時,甚至會進而影響各國重新制定對台灣有利的政策。

另外一個重要的策略是,在國際外交舞台上不與中國爭「中華民國」的正統性(因為國際社會早已有定論,我們絕對是輸家),但如果不提「中華民國在台灣」無法平衡國內政治生態的話,那麼就請侷限在台灣使用,至少讓中國無武力犯台的藉口。

此外,也可活用進步的「國際觀」積極運作,脫離「海峽兩岸觀」,以戰後「歐洲整合」(法、德為主軸建立了「歐洲聯盟」)的經驗,向歐、美、日等國朝野進行宣揚「東亞整合」的和平理念,以消除國際強權現實主義「國際觀」出賣台灣的潛在不利因素。

與歐洲進行全方位交流的過程中,必然會觸及歐洲人對於台灣如何面對中國威脅的質疑。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並不困難。應該以歐洲人最熟悉的五十年整合經驗的理念與實踐為主軸,抓住「教育」歐洲人的契機。那就是,台灣願意扮演盧森堡或是比利時的角色,宣揚台灣有在東亞進行和平對話的偉景(vision),推行長期東亞經濟整合大工程的魄力與決心。希望東京、北京、平壤、漢城、馬尼拉、台北等能透過和平漸進的對話,進行初階段的經濟部門(如製藥、或是生化科技)的整合,如此也可消極地反制北京「一國兩制」的宣傳伎倆。這種理念,歐洲人大體上可以接受,至少可達到向歐洲人尋求支援我國加入國際社會的訴求。

要是歐洲人認為目前的中國根本無法理喻,無從說動北京政要的善意反響,推動整合開始第一步的合作計畫,接著也可以提供國際政治經濟新架構下近幾年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新情勢資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高科技(特別是電子、半導體、電腦部門)的分工「意外」地集中在台灣,部份關鍵零組件竟然佔全球市場(world market share)高達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光是憑這一淺顯的事實，台灣就可高枕無憂。美國不一定願意介入台灣海峽的戰事，但是，美國、日本及歐洲國家一定會捍衛他們所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如果現今主宰世局的政治人物如 Clinton、Blair、Chirac、Jospin、Schröder 無法洞察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架構的重要性，無疑的，微軟、Pentium、德州儀器、Motorola 及加州矽谷等歐美日電子產業界一定會隨時提醒這些政要，絕對不能讓北京挑釁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國際分工！

台灣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優越架勢下要進行現代化，要走自己寬敞民主大道，絕對不會引發台海戰爭，台灣海峽無戰事！台灣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分工的安全保護之下，與中國展開積極對話，以促進世界和平。